

香港 深度

以痛盖痛：我用纹身，记住过去与曾经有过的自由

“我选择纹这个东西到我身上，这个就是我的自由，但如果我选择的自由当中缺乏了一部分的话，这还是不是100%的自由呢？”



三位纹身师：Jayers、Vincent 与 RT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余美霞 (+)

端传媒记者 余美霞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2-19

去年年中，纹身师RT接到一个预约：一个客人说自己即将搬到美国生活，面对新环境与挑战，他想要纹身。

拥有一张小脸的RT当了纹身师3年，风格以黑白色调、具体物件为主，但图案的深意要像剥洋葱一样逐片翻开，“我好钟意虚无”、“越来越暗喻”。纹身图案由RT创作，她画了一道打开的铁闸、地面有数块具香港唐楼特色的纸皮砖，门牌写着暗藏指引的天使数字“1717”：不要恐惧、不要迷茫。

除此之外，地上还放了一双朝向屋内的包脚拖鞋，拖鞋“朝向”香港——她想跟客人说：“就算你离开了都好，你随时可以回来”。不过客人看到图案后，想了想，在短讯里回复她，说还是想拖鞋朝外，因为自己未必会回来。

这段日子，在放满娃娃、色彩绚烂的工作室里，RT给一个又一个要移民的客人纹过身，让她觉得好心酸，“原来走的人真的不会拧返转头（回头看）。”

短短两年，香港审判如潮涌，消失成常态。人们一边为积压的情绪找出口，一边与消逝的记忆作对抗。纹身，成为有些人的媒介——躺在床上，纹身枪弹片高速弹动，针头沾上墨水后慢慢剖开皮肤；痛楚之后，一辈子的印记换来记住与释怀。

“你有时看不见血，因为纹身师会用纸巾擦掉，但其实有血在里面，只不过被墨水的颜色裹住了。”RT说。那是渗血的皮肉之苦，在时代下裹住人们的心理，也映照香港的命运流转。

从“加油”、“离开”到“悼念”

为了“炸死”那个在香港很固执的自己，25岁的Ivan赴台修读硕士的前两天，在左手上臂纹了一台正在爆炸掉落的飞机。

那是来自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 (MLA) 歌曲《让我搭一班会爆炸的飞机》的意像，歌词第二句是：“去到台湾之前被炸死”。去年，Ivan终于抢到了MLA演出的门票，在演出的前几天，他赶紧把以前的歌抢先听熟，而这是歌单的第一首。

“哗，一听就发现有些冲击”，他说时整个人身体往后仰了一下。“你坐上一台去台湾的飞机，你明知道是会爆炸的，你会不会上呢？”他形容得肉紧，像抉择就在即将赴台的他面前。

最触动Ivan的，是歌词里头的“被炸死”，代表摒弃旧有固执，要很坦白面对自己。之后在现场听到这首歌

时，“我就好想纹这一句歌词。”

一句击中内心的歌词、短句或图案，成了人们纹身的契机。而反修例运动的种种，不论愤怒、抑压与悲伤，让许多人想藉纹身记住一辈子都将如此类似。

反送中运动2019年6月爆发，台湾设计师马赛创作了双向字“香港-加油”，其后开放授权，纹身、服饰都可以使用。这一举动触发了不少纹身师举办免费纹身活动，Vincent是其中一个。

披着一头长发、鼻头扣着一个小环的Vincent当了纹身师6年，风格由美式old school转到现在“好raw（原始）”的书法字体。他记得当年刚过6月12日，第一场警民冲突的日子，他写了不少“六一二”的字体放在网上，吸引不少人前来询问，也有客人问可不可以改写别的日子。

及至运动中期，不少示威口号和字句开始衍生，像是“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”、“勿忘”、“上善若水”等，“我自己写的那些数字就没有人记得啰。”Vincent半开玩笑说。在运动最炽热的时候，有一半客人的纹身都与之相关；而这并非单一现象。



与Vincent不同，RT从未在网上宣传有关运动的纹身，但大概9月时，她接到一个“鸡蛋与高墙”的请求。那一刻她才知道“原来会有人想这样记住（运动）。”

她后来回想，觉得运动中每个深刻的时间点，“都可能激起了一个（纹身）浪潮。”她把一波波涌来的浪分成三类：第一类与身份认同有关，“最主要的两个是洋紫荆花和狮子山，之后开始出现一些tear gas（催泪弹），或工具如雨伞、防具护具之类”。像“鸡蛋与高墙”的纹身就是这样：一个穿戴整套装备的女生面朝政府总部，在烟雾中张开双臂，保护身后几颗好小只的鸡蛋。

二是集中在国安法落地后，审判浪潮登场，关于社会公义的元素亦随之出现，“就会有正义女神”。而最后一类，是最近纪念逝去的，还有即将要离开的人。

人们很少再纹上与运动抗争有关的东西，“直头纪念香港、觉得香港已经收咗皮喇（没了）。”这是另一位纹身师Jayers的观察。

近半年来，Jayers和搭档接到移民客人要求的图样，大多都是围绕着香港景色和标记。在过去13年的纹身经验中，她说绝少香港人会这样做，“通常是过客”——曾在香港居住过的外国人，又或者很喜欢这里的旅客。

“香港人呢……一直以来都很少特意去珍惜自己的东西。”Jayers挺着十月怀胎的大肚子，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有感而发。她举例说，像是纽约人就很过分地热爱自己的地方，“觉得自己地方是最正”。但她感觉香港人不是，香港人向来觉得别的地方“新奇有趣”、“馨香啲（矜贵一点）”。直到社会事件发生以后，“大家才突然觉得，‘是喔，我跟这个地方其实好有感情。’”

当下，香港正以无人料及的速度改头换面，曾经引以为豪的一切都逐一消散，“到（某些东西）没有的时候呢，香港人才意识到、原来曾经有。”Jayers这样理解。当人们对目睹一个城市变得陌生而无能为力，纹身就像是要自己记住香港“应该是这样子”。

“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悼念（感觉）。”她说。





Ivan 与他的纹身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纹身会痛，但以痛制痛

Ivan发现自己的固执，都跟运动相关。那时《苹果日报》还在，他是副刊一名摄影师，跟拍了不少与运动有关的专题。他感到当年整个城市的愤怒悲伤都是“好直接”。但自2020年中开始，运动进退失据，“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consequences。”

时局的气压和朋友面对的身心折磨，辗压Ivan的情绪。“有case（诉讼）的有case在身，要坐（牢）的就坐，还有很多……”他尝试一下形容，还是发现说不清，“太多东西都不能讲出来。”他意识到现在的边界。

同一时间，经历了这两年，他看清楚每一张面孔、每一个组织的不同面向：谁仍在前面坚持，谁已经退得远远。这觉醒像一重锤，砸往以前那个“好容易judge一个人”、武断的自己身上。位于告别过去与新开始的交界，纹身是要提醒自己，要“像爆炸这样”抛开偏见，面对情绪、回应情绪。

在经历过沉重的事以后，人们会去摸索最适合自己的解方。“纹身当中他会痛、会紧张、会有放松的状态。”Vincent说，如果他们发现纹身的痛，让他觉得“有付出”，“那我觉得他是好enjoy这件事。”

纹身的痛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？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厚薄、神经线分布的多寡，痛也有分不同程度。Vincent说，他当纹身师越久，越不敢纹到自己的身躯上，因为每次帮客人纹腰间、胸口或脚背时，“那些

人反应都好大。”有人会缩成一团、会不停抖动，还有些会痛到一直碎碎念。

“真是（像）火烧这样啰，你想想，有一个火机不断在你腰间弹火那种感觉”，粗框眼镜下的Vincent看出记者的惊讶，说这只是“上色”而已，还没行线（纹线条）。“行线，就好像拿一把剃刀刮开你的腰……要不就刀、要不就剃刀，或者剪刀。”他玩笑说，有客人纹到一半受不住，扔下钱就跑了。

不过，以痛制痛，在18世纪末启蒙时代的治疗方法，曾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当时人们认为，疼痛拥有活跃敏感和兴奋的属性，所以对病者施以电击、烧灼或是刺痒，就是要激发它——利用人为的新疼痛来缓解原有疼痛，或分散注意力或唤醒能量。

于是，疼痛被视为能够赋予生命一种新力量。



纹身师 Vincent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Vincent其中一个很深刻的客人，就是为了追求极痛而纹身。当时客人好亲近的爷爷刚去世，“他真是太痛了”，就特意让Vincent在腰间纹上一个好大的字——用皮肉的痛，盖住另一种深层的痛，作为宣泄的出

口。根据纹身界流传的痛苦表，纹腰侧的痛楚达到最高的5颗星。

“或者他心理上会觉得平衡一点：至少我作出了这样行动……”Vincent记得，客人纹的时候一直叫好痛好痛，但还是觉得“好值得”，“或许这样可以释放、可以let go。”

但对纹身师来说，接住他人的故事和情绪，有时更是痛苦的来源。

Jayers自言是个多思考的人，周遭环境发生的一切会造就自己的成长，最终反映在作品上。近年来，她一直在做意识流形态的纹身，以抽象的流线图像呈现难以具象的心情和状态。客人会诉说自己的心路历程，讲好想纹的部位；余下的部份，就由她沉浸其中“再运转出来”，“俗气地讲，好像我上了他的身这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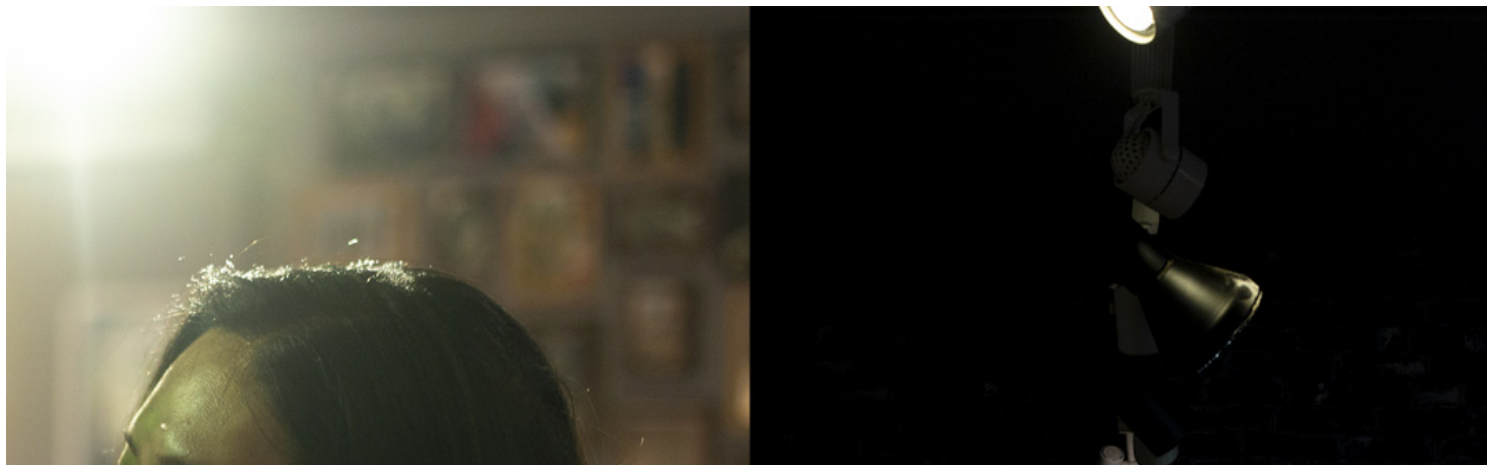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2019年发生的事，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讲，“好大冲击。”

每次纹身，Jayers都会将自己抽离，让冥想的状态占据心神，“把我当作是他（客人）”，“进入一个意识流”，在内在感受里穿梭。但同时，她又要留住一部份的自己，稳住对工艺的要求，把线条纹得俐落——而维持这个平衡，“已经是好吃力。”

运动期间，人们情绪本已翻搅，此刻还要再代入客人“几黑暗、好heavy”的故事中，“其实是痛苦。”她举例，在3小时内完成的小项目还可以承受，但如果纹一整只手、7、8个小时的，除了生理上的疲累，还会不断掉落在情绪的回圈里；如果无法抽离，“我是会崩溃。”

有时候，助手接到客人信息时会跟Jayers讲：“唉，这个你一定会想做”，但她一看就说：“不行啊、我做不到”，“因为那时根本handle不到那种情绪。”那段时间，无论客人的经历有多深刻、纹身对他帮助有多大，Jayers也退一步，只按自己的能力去接。

状态就如演员拍戏：如果无法健康投入角色，同时难以抽离，“那就不拍，我宁愿这样。”她说。





纹身师 Jayers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纹身，是为了见证

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饭堂没风，岑蕴华从门口走来，及肩的长发倒一直飘逸。他穿一条五分工装裤，露出小腿肚两个手掌大小的纹身。那都是他以前开咖啡店的一个前店员帮他纹的，而他纹身也是为了这个女生。

岑蕴华当了记者14年，遇上樽颈以后和旧同事开咖啡店，一下子又做了13年，到2019年结业。现在在中大教书的他一坐下，就开始发挥他的老本行说书，给记者讲了一个有关年轻女生追梦的故事。

故事是这样子的。当年一个女生经中学老师介绍，来到了岑的店当兼职。“她是好不情愿”，也许是觉得被迫，所以总是没什么活力。但日子做久了，女生其实原来相当勤快，跟同事相处也很好，一做就两、三年。

后来毕业期逼近，女生对前路迷失，岑蕴华就叫她来店打工，后被拒绝说“工作太简单了”。一天，女生突然说要当纹身师。岑心想她人没头没尾、一时一样，就放话地回：“如果你真的做到纹身师，我就让你纹我第一个纹身。”

后来，女生果真辞掉咖啡店工作，拜师学艺。在这段日子，岑蕴华跟她很少见面。但一次，女生回到店里，说自己可以纹猪皮、纹直线了。再过几次，就说到自己终于纹到了第一个客人。岑蕴华于是他兑现承诺，“给你想，你纹什么，给我看看，最终你设计的东西就纹到我身上。”

当日的豪语成真，有没有觉得“中伏”？岑蕴华摇头连说三个“冇”（没有），“我一点hesitation都有，并且

觉得好开心。”他说，就像教书一样，如他那般的“老人家”要启发到别人是一件好难的事，但如果最后真的实现到，“我好开心的、我好开心的。”

“一个外星人坐到咖啡杯中”——是他第一个纹身，关于见证一个女生长大，“找到一件她钟意做的事”。按岑的解读，咖啡杯代表的是咖啡店，“但那坨东西（外星人）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她想什么，但是都OK的。”

第二个纹身纹在2019年。那年咖啡店租约刚满，岑蕴华自忖做了10多个年头，“觉得唉，不如啱啱先啦（不如先休息）。”他计划结业后单独去一趟南美之旅，“懒浪漫那些”，可没料到运动爆发，旅程被拦住了。



岑蕴华和他的纹身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运动期间，他以外媒fixer（协助外国记者完成采访的工作人员）的身份到现场采访，有好几次碰见该女生。后来得知她租了一个割房，开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就想要正式的光顾一次，请她再帮自己画一个纹身，

条件跟上次一样。

女生为岑蕴华设计了一个行走中、拿相机的记者图案：背背包、穿上反光背心还有黄头盔，头盔上写“记你老母”四个字。由于这次图案是彩色的，也比较大，所以要分两次、各纹4小时。换句话说，岑蕴华有更多的时间跟女生相处。

可在纹身的过程中，他留意到女生“静了好多”，没半点生气，跟印象中很活泼的那个人完全不同，“我问她是不是不开心？”他记得很清楚，女生的说法是：“我好像不可以开心，我也好久没有开心过。”这话让岑蕴华冲击很大，说话时相当生动的他收起了笑容。

当年在示威现场，岑蕴华访问过很多年轻人，当中不乏医科生、英语很好的人。他觉察到很多冲在最前的，都是香港未来“好精英、最劲那班人”——他心生很大愧疚，“真是典型那些废老（很废的老人）觉得自己很没用，要嘍仔冲（要年轻人冲前）……”有份置身运动漩涡，他深刻感受到“年轻人好suffer”。

随运动走向不如理想，只见身边朋友逐一被捕，面对同侪的苦难无能为力时，不少年轻人对自己的幸存感到愧疚（Survivor Guilt）。而当这种氛围具体化到认识的人身上，岑蕴华负上更重的罪疚感。

他知道女生已长大成人，想法都变成熟，但心里还是无法消化，“所谓长大了都只是22岁，然后你就觉得……‘不可以开心’，我觉得这件事好fucked up啰，整件事对于年青一代好fucked up。”

“我开始明白人们说纹身会上瘾是为什么。”沉淀过后，岑蕴华突然说，“是痛的，但是那种痛又不足以令你觉得，‘睇超痛呀，不要再来’，不是。”那是一种很实在的感觉，仍记得针刺进皮肤的一刻、周遭的声音、气氛，说说连他自己也疑惑，“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念。”

在大学，岑蕴华教授一门纪录片的课。他说老土的人之所以觉得纪录重要，是因为人的记忆和感受最终都会被时间冲淡而流走。想来纹身，也许是纪念的另一个方法，留住关于那场运动的记忆，“都是我想要的。”他说。





Jayers 当了纹身师13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还有没有100%自由？ 不过在香港，纪念的空间正在急速萎缩。

去年，香港渣打马拉松复办，有跑手因穿上印有“香港加油”字样的服饰被主办方要求更换；相同字眼的纹身则须用胶布遮盖。其后的大型公开活动如维港渡海泳、立法会选举都沿用相同处理手法。

变动始于前年通过的国安法，未知的红线是压在心头的大山。三位纹身师同样提到，在国安法通过之后，曾听闻行内有客人想遮盖或用激光除掉敏感纹身。至于是什么图案才是敏感？Jayers说，“什么都有。”“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啰，它控制了你自由的地方，因为那条线不是明确的嘛，你觉得它随时会动。”

年少时，Jayers曾在妈妈的要求下，洗掉自己的第一个纹身。那是一颗羽毛球，记载着她从小想当羽毛球运动员的梦。

“如果是专业纹身师去做的纹身，好多时候都不会洗到像没事发生过一样。”她说，根据墨水的颜色品牌、纹身的深度范围、还有个人的肤质和肤色，激光次数可以从5次到20次不等，“还要好痛、比纹身还要痛。”但Jayers那时一滴眼泪都没有流，因为心痛远甚肉痛，“只是涉及我自己身体而已，我又没有牵涉到其他人，这样都也不成全我？”到回家以后，她躲在一角嚎哭起来。

“我选择纹这个东西到我身上，这个就是我的自由，但如果我选择的自由当中缺乏了一部分的话，这还不是100%的自由呢？”Vincent抛出这个问题。

当纹身师之前，Vincent曾做过银行和客户服务工作，“jam个report出来（赶报告）、有时可能要听call”，其他大部份时间都是“比较无聊”。当年26岁的他毅然转行学纹身，因为行业挑战大、自由度高，同时觉得纹身可以构建个人自信，“bulid up你的内心。”

然而如今，昔日追求的自由被快速蚕食、红线模糊不清，纹身师在创作上陷入两难。“以前看艺术当然会觉得我钟意画什么就画什么，但是现在好像多了少少闸口、有个栏杆，那我们要怎样跨过去呢？”Vincent问，特别是自己风格是书法纹身，“一定好直白的。”



RT 当了纹身师3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这个是白色恐怖”，RT说，截至目前为止，都无人明言拥有敏感字眼的纹身会有法律风险，“其实是没有的嘛。”她觉得，政权给每一个人扔下的问题是：“你要不要接受它的白色恐怖？”

但无论答案如何，因未知而生的恐惧早已出现。为了不犯险，有人选择洗掉纹身、有人选择不纹身。Vincent也尝试转化书体的风格，让敏感句子看上去“超级不明显”、“隐晦少少”。

“我觉得大家都是想呐喊，但是不能呐喊的时候，就身上呐喊”。他说，过去人们曾经尝试反抗但无果，到现在风险不明的状况下，每个人还是要先考虑自己的安全，“没有办法啊，真的是马死落地行。”他苦笑着。

隐喻，在时代当下变成一种主流。RT觉得这种状态“挺可悲”，但她觉得不该去批评人们“又要做（纹）又要

怕”，“而是应该去看这个环境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病态。”

别人怎么讲你不重要

Ivan离港前给自己列了个to-do-list。其中一项是要刺一个关于香港的纹身，“我觉得是提醒自己一班人还在香港……是一种自己的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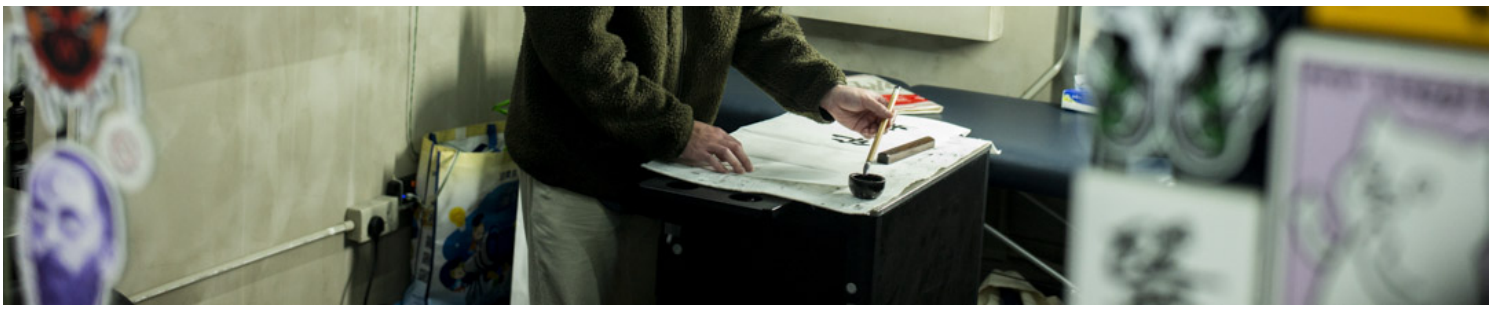
纹身的位置有不同的意思。他翻开左手，轻拍左臂关节上一个阴影起伏、有棱角的山形纹身——这是他第一个纹身——关于只有坚持，才能打破爬山的痛苦轮回。他说，这位置的纹身是“对自己讲的东西”。“我在香港喜欢跑山、行山，很喜欢去到一半的时候、最辛苦的位置，我就看一眼”，他顿一顿，傻笑着，“那就可以继续啦。”

相比Ivan，岑蕴华没有深究纹身的部位，只是觉得自己手臂不够壮，图案纹上去不够好看，就挑了小腿来纹。让他真正在意的，是纹身背后的连结：“纹身师是我认识的，图是我钟意的。”对他来讲，现在脚上的两个纹身，“不是一个陌生人帮你mark了个东西”，意义在于二人不断交错的联系之中，关于见证和信任。

以前，RT感觉自己是一个帮别人讲故事的人，但现在跨越了不同阶层圈子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她开始体认到，“是因为我的客人，我的纹身才有意义”。

近年，RT慢慢在接触有关身心灵的东西，为自己情绪找个释放的出口。她曾接到一个当解梦师的客人，客人说，每个人身边都有好多面镜子，透过不同人的经历，可以照见自己，或看见需要学习的东西，最终成为自己成长的养份。而这些养份，又能让RT从更宏观的角度，感受客人的经历。





Vincent 当了纹身师6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不过在香港，客人与纹身师之间的互信并非一直存在。做了13年纹身的Jayers感觉，大概是从2015到17年间开始，“见到大家打开、接受”，“直到现在已经‘好像买衣服’这样common，行业也很泛滥。”在人们浪漫化纹身的背后，她形容市场上，两者之间更多的是纯粹“买卖、商业关系”。至于关系的建立与信任，还是要看纹身师自己的操守和责任感。

不只如此，当纹身的自由看似受到法律的干预，事实上从古到今，纹身者向来都在承受社会赋予的各种压力——身上纹身图案明显的，难免沾上邻人奇异的目光；而职场上对纹身者的偏见也依然存在。Jayers指出，只是突然出现的国安法，让人们忽略既有的矛盾，把焦点放到社运元素之上。

“所有你做自我表达的东西，一直都是矛盾，与矛盾永存。”她说。

所以回归根本，最重要是纹身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纹身。Jayers成为纹身师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被纹身象征的永恒承诺所吸引。“结婚你可以离婚，但是纹了身suppose你就离不到喔。”她说，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才去纹身，就会知道今日记载的这一件事，是陪伴自己一辈子。

“那一刻就是定格了，当时的我就是这样。”至于日后会不会改变或者后悔，“这就关乎到你不能接受自己的曾经、自己的过去。”

Vincent从小是个“乖乖仔”，很少表达自己的看法，“老师讲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可一直以来的循规蹈矩，在无形中却慢慢磨蚀自己的自由意志。一直到长大，压抑得到太耐，每当想到自己的顺从与迁就，他就会想哭，好想要改变，“因为我真的忍太久了。”他想到了两个表达自由意志的方法：“第一是纹身，第二就是留长头发。”

在他看来，自由的价值是在于能够自主作出决定，“所有东西都是源自于你自己脑中的想法，旁人不应该能左右到你”，但自己也需要对决定负责任。

在左手前臂内侧，Vincent给自己纹上了一个小小的“自由鬮”。这一个词，源自运动期间警察与市民口角时的挑衅，后来被网民转译为“追求自由的人”。纹上身，是抬杠，“有少少反讽的意味，就是你说我是什么，

(我就) 还击返你啰，对啊！我就是崇尚自由。”说时，他透出一种小孩般的执意。

“别人怎样去讲你的纹身不重要，最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纹身。”他重复说，“这一点最重要。”

(端传媒实习记者叶泳心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)